

我忘了大家到底喝了多少，只是覺得大家都醉了。

我們有的在逃，有的在掩著口鼻，有的在流著淚。我已經兩天沒回去了。

我一直留在這裡，反正回去也只會遭屋裡的人說「多事」甚至不讓我出門，那倒不如在這裡跟這群志同道合的人混在一起。這裡人很多，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們和我一樣一直留在這裡。

有人說我們發酒瘋，說我們不理性，大學生只懂搗亂，不懂和平；我卻認為自己很冷靜，我們都在靜坐，在唱歌，但他們硬是說我們衝動、不理智...明明沒有火，他們卻猛用滅火筒往我們身上拼命噴，明明不是野外，他們卻像是在打獵般用槍射向我們。

嗯，可能，我醉了。

眼前盡是一片黃，我看著覺得很暖。渴了，不消一分鐘便

傳來了好幾瓶水；餓了，熱騰騰的飯菜馬上放在面前；睏了，在瀝青路上張開眼便有好幾把傘罩在身上……這裡是我的家？好像不是，又好像是。

天色漸暗，街燈亮起，前方有一片黑，又帶幾點淺藍，我們知道這又會是不眠夜。一串閃光在眼前掠過，白煙隨之急速瀉來，站在前面的人往回跑，卻被那洶湧的濃霧吞噬。我站著，忽然想起今天是個該放煙花的日子。

我們有的在逃，有的在掩著口鼻，有的在流著血。我已經六天沒回去了。

眼前這片藍本來是我們所信任的，老師從小就告訴我，他們是維持公義的一群，會把壞人抓走。我想不透為什麼我們明明是和平非暴力的一群，他們卻要驅逐我們，我們明明是維護法律的一群，看見他們卻是要逃，究竟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什麼……為什麼……

嗯，對了，我醉了。

我躺在路上，街燈不亮，看著漆黑夜空，天空雖然黑暗，但我卻看到了閃閃生輝的星光。我合上眼，但願再開眼時，大家都醒過來。